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百 部



ON THE THE  
FATHERS AND  
SONS



前 夜  
父 与 子

[俄] 屠格涅夫 / 著  
陆肇明 等 / 译



译 林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ON THE EVE  
FATHERS AND  
SONS*

# 前 夜 父 与 子

[俄]屠格涅夫 / 著

陆纂明 石枕川 / 译

译 林 出 版 社

## 译 序

文学名著往往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但这种魅力却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柯在谈到古典作品的命运与时代的关系时，曾指出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作品里的某些成分和某些方面在思想上和审美上会失去其生命力，有些名著在以后的时代里失去了艺术魅力，变得默默无闻；二、作品的另一些成分和另一些方面，被其他时代的读者所转义，以新的方式作了新的理解，不完全是作者的初衷；三、作品的许多成分和许多方面，在其他时代的读者那里获得了新的声音，有可能使原作中的首位东西降为次要，而次要变成了首位。<sup>①</sup>我认为这是不无道理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普希金的名篇《驿站长》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过去都被解读为一篇社会性主题的小说，这篇作品描写了旧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它的魅力就在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当代苏联作家达·格拉宁在一九八二年却作了新的解读：他认为主人公维林是子女不公正对待父辈的象征，小说描写的是一出人类在家庭关系上的共同悲剧，在某种程度上，维林的痛苦同那个被女儿们抛弃、背叛的李尔王相似，“父亲的感情”使这篇小说超越于时代，所以至今仍强烈地震撼着人心。<sup>②</sup>这就是其他时代读者的“转义”，或许正是“次



① 参见吴元迈《苏联的“艺术接受”探索》一文，《文学评论》杂志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② 详见达·格拉宁《十三级台阶》一书中的《父女之间》。拙译载《苏联文学》杂志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要变成了首位”。但这种“转义”与“变位”并非读者的随心所欲，文本还具有约束力。格拉宁的解读恰恰是以研读文本为基础的。由此可见，真正的名著必定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待于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去开掘，它的魅力尽管变幻不定，但却可能长存。

屠格涅夫的《前夜》，就是这样一部具有丰富内涵的作品。作品完成于一八五九年，正处于俄国废除农奴制（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前夜”。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封建主义的极度动摇。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造成了上层人物的危机，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不可能照旧方法统治下去了。于是社会运动中出现了两种倾向：革命民主派主张以革命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而自由派则主张对新兴势力作一些让步以保存旧秩序的基础，他们的纲领是：只要改革，不要革命。屠格涅夫是位十分敏感的作家，他善于捕捉时代跳动的脉搏，并及时地、艺术地反映现实的趋势。他曾通过《罗亭》和《贵族之家》揭示了贵族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已失去了行动的能力，陷入了“多余人”的境地，此时，面对改革的“前夜”，他又敏感到了什么呢？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致伊·阿克萨科夫的信中，谈到《前夜》的创作时写道：“我的中篇小说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自觉的英雄性格是必要的（当然，这里讲的不是人民），——这种性格可以把事业推向前进。”<sup>①</sup>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思想的触发，他才能以生活中实有的一名保加利亚爱国者为原型，塑造了因萨罗夫这样一个“自觉的英雄性格”——平民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这在当时的俄国文坛，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历来对《前夜》的欣赏，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屠格涅夫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刻画了身处改革“前夜”的俄国青年一代，通过鲜明的形象对比，让人感觉到无论是醉心于纯艺术的舒宾们，还是致力于

① 参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二七二页。

纯学术的别尔谢涅夫们，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数时代风流人物，还得看因萨罗夫这些“新人”。叶连娜这个形象尽管丰满，但她还算不上真正的“新人”，因为因萨罗夫明显高出于她。因萨罗夫“是一个燃烧着民族解放激情、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保加利亚革命家，性格坚定，目标明确，具有当时俄国民主青年的主要特征，正好是俄国所需要的‘新人’、自觉的英雄人物。这个形象反映了五十年代末俄国前进的方向，表明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已逐渐从贵族转入平民知识分子手中。”<sup>①</sup>《前夜》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论，评论家们根据作品的社会或道德意义与自己所持信念的和谐程度，或加以赞扬或加以谴责。贬之者说，这部小说是虚假和错误的，这个“前夜”永远不会有“明天”，褒之者说，俄国需要有自己的因萨罗夫，并暗示俄国已处于革命的“前夜”，“真正的白天”即将到来。这种争论十分激烈，有些已脱离了作者的初衷，争论无休无止，在当时几乎成了一场“流行病”。可见屠格涅夫的《前夜》确实震撼了同时代人的心。

但是时代在前进，现实生活在改变，人们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要求也随之而改变。尽管屠格涅夫的艺术遗产，特别是那几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一部真实而生动的艺术编年史，对中国的现代读者仍有极大的认识价值，然而中国的现代读者在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时，恐怕未必再会被罗亭、拉夫烈茨基这些“多余人”的形象所震撼，也未必会被因萨罗夫这个“自觉的英雄性格”所鼓舞。他们可能会相当冷漠地剖析这些形象，十分客观地评价他们，把他们视作历史的陈迹而无动于衷。但是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爱情故事，那些纯洁无邪、执着顽强的少女形象，却依然保持着迷人的魅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二册第一〇〇五——〇〇六页。

力。她们不仅能拨动读者记忆的琴弦，重温童稚时代灿烂的幻梦、青春岁月亲切的理想，而且还能陶冶人性、净化灵魂、平衡现代爱情生活中的失落心理。也许这就是中国现代青年读者喜欢屠格涅夫的一个原因，也许这就是古典作品在现代的中国，接受过程中的一种“变位”。

当今描写少女、爱情的小说千千万万，为什么一百多年前的屠氏作品至今还会有如此魅力呢？

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屠格涅夫塑造少女形象时，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调上涂上了浓重的理想色彩。这些艺术形象是现实和理想相结合的产物，而这种理想直到现在还在为现代人所怀念、所珍惜、所追求。《前夜》中的叶连娜是个“理想的人物，但是她的特征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理解她，而且同情她。”<sup>①</sup>

屠格涅夫是站在理想的高度来认识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的，他凭着自己独有的敏感，捕捉到萌动于社会现实中的新变动、新要求、新思想，而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女性的身上。他在另一部小说《处女地》中，曾借主人公索洛明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今你们，你们全体俄国女人，已经比我们男人更能干，更高强。”（《处女地》第二十九章）正由于屠格涅夫对俄罗斯女性的这种偏爱，甚至是过分的崇拜，所以他笔下的众多少女形象都写得十分完美，超群出众。《前夜》中的叶连娜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有优裕的物质保障，可是她并不沉醉于平庸、空虚的生活，也不受周围大多数亲朋的世俗影响，她的教育几乎是依靠自我来完成的。她不仅高出于自身的环境，甚至还超越了所处的社会。当俄国优秀的启蒙者们迷醉于夸夸其谈的时候，当自由主义贵族丧失了改造生活的意向的时候，叶连娜却在“追求某种任何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二七页。



人都不追求、全俄国没有人想过的东西”，她不仅聪颖果敢，而且不屈服于环境，热情追求理想，达到了彻底自我牺牲的程度。作为她的性格的基础，是爱受苦的人和受压迫的人，渴望积极的善，而且一旦认准了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去行动。她的这些思想和品格，使她成为当时出类拔萃的女性，这个艺术形象是典型的，但并不普遍，舒宾和别尔谢涅夫就认定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姑娘”，而亲人们也都不能理解她的“古怪脾气”。这是一个既现实又理想的形象，之所以说“现实的”，是因为在她身上反映了俄国青年一代的觉醒和追求，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正在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性格，之所以说“理想的”，是因为她毕竟浓重地体现了作家对俄罗斯女性的希望和寄托，明显带着理想主义的光轮。如果说，巴尔扎克描写人物是照他“所看到的那样去写”、乔治·桑是描写她“想要看到的样子”，那么屠格涅夫塑造叶连娜的形象时，走的却是兼而有之的路子：他根据俄国“社会中正在发展的成分”<sup>①</sup>创造出了“理想的人物”。这个理想人物对于中国的现代读者还保持着一种青春的魅力：当我们“潇洒得太累”、“穷得只有钱”的时候，当我们在“顺应潮流”与“寻找自我”之间徘徊彷徨的时候，叶连娜那种不屈服于环境、独立思考、大胆追求理想的品格，也许会引起我们的羡慕和向往，她那种充实的精神世界也许会填补我们心理上的某种失落。

屠格涅夫笔下那些令人倾倒的少女形象并不美在外表，在《罗亭》中长得漂亮的并不是“初眼看来也许不觉得可爱”的娜达利亚，而是“端正的梁骨、微微拱起的鼻子便尽足令所有男子神魂颠倒”的黎宾娜；《贵族之家》里美貌的是拉夫烈茨基的妻子瓦尔瓦拉，而不是莉莎；至于《前夜》中的叶连娜，从小说中的肖像画来看，其外貌还及不上卓娅，然而这些形象却以高尚的

<sup>①</sup>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二七九页。

理想、内心的美深深迷住了读者。众所周知，她们内在性格的展开大多是通过爱情描写来实现的。那么，屠格涅夫笔下迷人的诗一般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情呢？这是一种理想的爱情。在《前夜》里，爱情这一永恒主题得到了发展和深化，叶连娜和因萨罗夫的爱情已经超出了普通的男女之爱，在这里，爱情的基础不是门第、金钱和美貌，而是以思想的结合、心心相印为前提，爱情几乎是叶连娜走向世界、实现理想的中介，它与信念、事业共存亡。这是一种纯洁的、高尚的女性之爱，精神上的结合成了爱情的灵魂、爱情的生命。也许这只是一理想，但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追求这种理想的完美爱情，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它远非人人都能得到，然而却始终对人们具有极大的魅力。当“男人爱漂亮，女人爱潇洒”走到极端的时候，当现代的爱情生活日趋世俗化、实用化的时候，叶连娜的爱情故事也许会给你以感动，给你以另一种满足。

如前所述，屠格涅夫在《前夜》中给叶连娜的性格以及她的爱情涂上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也许正是这种理想化，才能使这部古典作品至今魅力不衰。但这里所说的理想化，并不是指幻想的任性游戏，而是指用理智去预见、用想象去塑造某一性格或现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上的，既不是对现实的歪曲，也不是对现实的抄袭。那么，屠格涅夫是通过什么手法来达到这种理想化的呢？他在给路·皮希的信中写道：“德国人写作时总是会犯两个错误：不够合情合理以及对现实进行糟糕的理想化。其实只要写出全部朴素和诗意来，理想的东西也就随手而得。”<sup>①</sup>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屠格涅夫反对那种歪曲现实的理想化，他认为追求朴素和诗意就能产生理想化的效果。事实的确如此，《前夜》里的叶连娜并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从

① 《屠格涅夫致路德维希·皮希书信集》俄文版第一八七—一八八页。



表面上看，她不过如寻常人一样在生活、思考和恋爱而已。生活、思考、恋爱，这如同散文一样朴实和自然，然而屠格涅夫却善于“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sup>①</sup>。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叶连娜与因萨罗夫在教堂前的雨中邂逅，在威尼斯的大运河上泛舟以及在剧院里观看《茶花女》的情节，屠格涅夫在描写这些普通常见的生活场景时，不但注意了叶连娜性格发展脉络的合理性、细节的真实性，而且还着力于诗意的追求，从而把女主人公的行为和思想升华为诗的理想。法捷耶夫生前曾对这一创作方法给予极高的评价：“屠格涅夫对女性的过分崇拜，他那些妇女形象、主要是少女形象，曾经使更为严谨、更注重于七情六欲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感到恼火。但屠格涅夫的理想化具有自己的魅力、不同寻常的美，它有着自己的真实。我倒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对青春和女性美的这种描写手法恰恰是我们的文学所缺少的，我们的文学过于自然主义化，过于接近于尘世了。有关这方面生活的这种‘理想的’描写，正是我们的青年人所需要的，因为他们向往这种生活。”<sup>②</sup>法捷耶夫的这段论述，不但肯定了屠格涅夫创作中的理想化手法，而且还指出了它的现实意义。我想，也许正因为我们阅读范围中“过于自然主义化，过于接近尘世”的当代文学作品太多了，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少女形象及其爱情故事，才被反衬出一种新的魅力吧。



陆肇明

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于苏州

① 《别林斯基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八五页。

② 法捷耶夫：《三十年间》俄文版第八五五页。

## 目 次

### 前夜

译序····· ( 1 )

正文····· ( 9 )

### 父与子

译序····· (185)

正文····· (197)

## 译 序

文学名著往往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但这种魅力却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柯在谈到古典作品的命运与时代的关系时，曾指出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作品里的某些成分和某些方面在思想上和审美上会失去其生命力，有些名著在以后的时代里失去了艺术魅力，变得默默无闻；二、作品的另一些成分和另一些方面，被其他时代的读者所转义，以新的方式作了新的理解，不完全是作者的初衷；三、作品的许多成分和许多方面，在其他时代的读者那里获得了新的声音，有可能使原作中的首位东西降为次要，而次要变成了首位。<sup>①</sup>我认为这是不无道理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普希金的名篇《驿站长》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过去都被解读为一篇社会性主题的小说，这篇作品描写了旧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它的魅力就在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当代苏联作家达·格拉宁在一九八二年却作了新的解读：他认为主人公维林是子女不公正对待父辈的象征，小说描写的是一出人类在家庭关系上的共同悲剧，在某种程度上，维林的痛苦同那个被女儿们抛弃、背叛的李尔王相似，“父亲的感情”使这篇小说超越于时代，所以至今仍强烈地震撼着人心。<sup>②</sup>这就是其他时代读者的“转义”，或许正是“次



① 参见吴元迈《苏联的“艺术接受”探索》一文，《文学评论》杂志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② 详见达·格拉宁《十三级台阶》一书中的《父女之间》。拙译载《苏联文学》杂志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要变成了首位”。但这种“转义”与“变位”并非读者的随心所欲，文本还具有约束力。格拉宁的解读恰恰是以研读文本为基础的。由此可见，真正的名著必定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待于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去开掘，它的魅力尽管变幻不定，但却可能长存。

屠格涅夫的《前夜》，就是这样一部具有丰富的内涵的作品。作品完成于一八五九年，正处于俄国废除农奴制（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前夜”。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封建主义的极度动摇。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造成了上层人物的危机，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不可能照旧方法统治下去了。于是社会运动中出现了两种倾向：革命民主派主张以革命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而自由派则主张对新兴势力作一些让步以保存旧秩序的基础，他们的纲领是：只要改革，不要革命。屠格涅夫是位十分敏感的作家，他善于捕捉时代跳动的脉搏，并及时地、艺术地反映现实的趋势。他曾通过《罗亭》和《贵族之家》揭示了贵族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已失去了行动的能力，陷入了“多余人”的境地，此时，面对改革的“前夜”，他又敏感到了什么呢？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致伊·阿克萨科夫的信中，谈到《前夜》的创作时写道：“我的中篇小说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自觉的英雄性格是必要的（当然，这里讲的不是人民），——这种性格可以把事业推向前进。”<sup>①</sup>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思想的触发，他才能以生活中实有的一名保加利亚爱国者为原型，塑造了因萨罗夫这样一个“自觉的英雄性格”——平民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这在当时的俄国文坛，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历来对《前夜》的欣赏，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屠格涅夫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刻画了身处改革“前夜”的俄国青年一代，通过鲜明的形象对比，让人感觉到无论是醉心于纯艺术的舒宾们，还是致力于

① 参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二七二页。

纯学术的别尔谢涅夫们，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数时代风流人物，还得看因萨罗夫这些“新人”。叶连娜这个形象尽管丰满，但她还算不上真正的“新人”，因为因萨罗夫明显高出于她。因萨罗夫“是一个燃烧着民族解放激情、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保加利亚革命家，性格坚定，目标明确，具有当时俄国民主青年的主要特征，正好是俄国所需要的‘新人’、自觉的英雄人物。这个形象反映了五十年代末俄国前进的方向，表明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已逐渐从贵族转入平民知识分子手中。”<sup>①</sup>《前夜》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论，评论家们根据作品的社会或道德意义与自己所持信念的和谐程度，或加以赞扬或加以谴责。贬之者说，这部小说是虚假和错误的，这个“前夜”永远不会有“明天”，褒之者说，俄国需要有自己的因萨罗夫，并暗示俄国已处于革命的“前夜”，“真正的白天”即将到来。这种争论十分激烈，有些已脱离了作者的初衷，争论无休无止，在当时几乎成了一场“流行病”。可见屠格涅夫的《前夜》确实震撼了同时代人的心。

但是时代在前进，现实生活在改变，人们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要求也随之而改变。尽管屠格涅夫的艺术遗产，特别是那几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一部真实而生动的艺术编年史，对中国的现代读者仍有极大的认识价值，然而中国的现代读者在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时，恐怕未必再会被罗亭、拉夫烈茨基这些“多余人”的形象所震撼，也未必会被因萨罗夫这个“自觉的英雄性格”所鼓舞。他们可能会相当冷漠地剖析这些形象，十分客观地评价他们，把他们视作历史的陈述而无动于衷。但是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爱情故事，那些纯洁无邪、执着顽强的少女形象，却依然保持着迷人的魅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二册第一〇〇五——〇〇六页。

力。她们不仅能拨动读者记忆的琴弦，重温童稚时代灿烂的幻梦、青春岁月亲切的理想，而且还能陶冶人性、净化灵魂、平衡现代爱情生活中的失落心理。也许这就是中国现代青年读者喜欢屠格涅夫的一个原因，也许这就是古典作品在现代的中国，接受过程中的一种“变位”。

当今描写少女、爱情的小说千千万万，为什么一百多年前的屠氏作品至今还会有如此魅力呢？

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屠格涅夫塑造少女形象时，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调上涂上了浓重的理想色彩。这些艺术形象是现实和理想相结合的产物，而这种理想直到现在还在为现代人所怀念、所珍惜、所追求。《前夜》中的叶连娜是个“理想的人物，但是她的特征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理解她，而且同情她。”<sup>①</sup>

屠格涅夫是站在理想的高度来认识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的，他凭着自己独有的敏感，捕捉到萌动于社会现实中的新变动、新要求、新思想，而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女性的身上。他在另一部小说《处女地》中，曾借主人公索洛明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今你们，你们全体俄国女人，已经比我们男人更能干，更高强。”（《处女地》第二十九章）正由于屠格涅夫对俄罗斯女性的这种偏爱，甚至是过分的崇拜，所以他笔下的众多少女形象都写得十分完美，超群出众。《前夜》中的叶连娜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有优裕的物质保障，可是她并不沉醉于平庸、空虚的生活，也不受周围大多数亲朋的世俗影响，她的教育几乎是依靠自我来完成的。她不仅高出于自身的环境，甚至还超越了所处的社会。当俄国优秀的启蒙者们迷醉于夸夸其谈的时候，当自由主义贵族丧失了改造生活的意向的时候，叶连娜却在“追求某种任何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二七页。

人都不追求、全俄国没有人想过的东西”，她不仅聪颖果敢，而且不屈服于环境，热情追求理想，达到了彻底自我牺牲的程度。作为她的性格的基础，是爱受苦的人和受压迫的人，渴望积极的善，而且一旦认准了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去行动。她的这些思想和品格，使她成为当时出类拔萃的女性，这个艺术形象是典型的，但并不普遍，舒宾和别尔谢涅夫就认定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姑娘”，而亲人们也都不能理解她的“古怪脾气”。这是一个既现实又理想的形象，之所以说“现实的”，是因为在她身上反映了俄国青年一代的觉醒和追求，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正在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性格，之所以说“理想的”，是因为她毕竟浓重地体现了作家对俄罗斯女性的希望和寄托，明显带着理想主义的光轮。如果说，巴尔扎克描写人物是照他“所看到的那样去写”、乔治·桑是描写她“想要看到的样子”，那么屠格涅夫塑造叶连娜的形象时，走的却是兼而有之的路子：他根据俄国“社会中正在发展的成分”<sup>①</sup>创造出了“理想的人物”。这个理想人物对于中国的现代读者还保持着一种青春的魅力：当我们“潇洒得太累”、“穷得只有钱”的时候，当我们在“顺应潮流”与“寻找自我”之间徘徊彷徨的时候，叶连娜那种不屈服于环境、独立思考、大胆追求理想的品格，也许会引起我们的羡慕和向往，她那种充实的精神世界也许会填补我们心理上的某种失落。



屠格涅夫笔下那些令人倾倒的少女形象并不美在外表，在《罗亭》中长得漂亮的并不是“初眼看来也许不觉得可爱”的娜达利亚，而是“端正的梁骨、微微拱起的鼻子便尽足令所有男子神魂颠倒”的黎宾娜；《贵族之家》里美貌的是拉夫烈茨基的妻子瓦尔瓦拉，而不是莉莎；至于《前夜》中的叶连娜，从小说中的肖像画来看，其外貌还及不上卓娅，然而这些形象却以高尚的

<sup>①</sup>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二七九页。

理想、内心的美深深迷住了读者。众所周知，她们内在性格的展开大多是通过爱情描写来实现的。那么，屠格涅夫笔下迷人的诗一般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情呢？这是一种理想的爱情。在《前夜》里，爱情这一永恒主题得到了发展和深化，叶连娜和因萨罗夫的爱情已经超出了普通的男女之爱，在这里，爱情的基础不是门第、金钱和美貌，而是以思想的结合、心心相印为前提，爱情几乎是叶连娜走向世界、实现理想的中介，它与信念、事业共存亡。这是一种纯洁的、高尚的女性之爱，精神上的结合成了爱情的灵魂、爱情的生命。也许这只是一种理想，但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追求这种理想的完美爱情，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它远非人人都能得到，然而却始终对人们具有极大的魅力。当“男人爱漂亮，女人爱潇洒”走到极端的时候，当现代的爱情生活日趋世俗化、实用化的时候，叶连娜的爱情故事也许会给你以感动，给你以另一种满足。

如前所述，屠格涅夫在《前夜》中给叶连娜的性格以及她的爱情涂上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也许正是这种理想化，才能使这部古典作品至今魅力不衰。但这里所说的理想化，并不是指幻想的任性游戏，而是指用理智去预见、用想象去塑造某一性格或现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上的，既不是对现实的歪曲，也不是对现实的抄袭。那么，屠格涅夫是通过什么手法来达到这种理想化的呢？他在给路·皮希的信中写道：“德国人写作时总是会犯两个错误：不够合情合理以及对现实进行糟糕的理想化。其实只要写出全部朴素和诗意来，理想的东西也就随手而得。”<sup>①</sup>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屠格涅夫反对那种歪曲现实的理想化，他认为追求朴素和诗意就能产生理想化的效果。事实的确如此，《前夜》里的叶连娜并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从

<sup>①</sup> 《屠格涅夫致路德维希·皮希书信集》俄文版第一八七—一八八页。



表面上看，她不过如寻常人一样在生活、思考和恋爱而已。生活、思考、恋爱，这如同散文一样朴实和自然，然而屠格涅夫却善于“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sup>①</sup>。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叶连娜与因萨罗夫在教堂前的雨中邂逅，在威尼斯的大运河上泛舟以及在剧院里观看《茶花女》的情节，屠格涅夫在描写这些普通常见的生活场景时，不但注意了叶连娜性格发展脉络的合理性、细节的真实性，而且还着力于诗意的追求，从而把女主人公的行为和思想升华为诗的理想。法捷耶夫生前曾对这一创作方法给予极高的评价：“屠格涅夫对女性的过分崇拜，他那些妇女形象、主要是少女形象，曾经使更为严谨、更注重于七情六欲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感到恼火。但屠格涅夫的理想化具有自己的魅力、不同寻常的美，它有着自己的真实。我倒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对青春和女性美的这种描写手法恰恰是我们的文学所缺少的，我们的文学过于自然主义化，过于接近于尘世了。有关这方面生活的这种‘理想的’描写，正是我们的青年人所需要的，因为他们向往这种生活。”<sup>②</sup>法捷耶夫的这段论述，不但肯定了屠格涅夫创作中的理想化手法，而且还指出了它的现实意义。我想，也许正因为我们阅读范围中“过于自然主义化，过于接近尘世”的当代文学作品太多了，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少女形象及其爱情故事，才被反衬出一种新的魅力吧。



陆肇明

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于苏州

① 《别林斯基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八五页。

② 法捷耶夫：《三十年间》俄文版第八五五页。

